

在中国，“王海鸰”是一个中年人乃至五六十岁的老人都非常熟悉的名字，当年，一部红遍大江南北的《牵手》将她带到观众眼前，《中国式离婚》、《新结婚时代》又让年轻人对她熟悉起来。在这些作品中，王海鸰真实而又残酷地把婚姻中的种种生存状态狠叨叨地揭开来，描摹之深切，以至于得到“中国婚恋小说第一人”的称呼。相对于硕果累累的创作成果，这位专擅婚恋题材的作家、编剧，自身的婚姻却谈不上幸福。她说，婚姻最重要的是“选对”，而自己在这一点上，可能是犯过一些错误的。

婚姻的关键在于“选对”

相较笔下主人公或充满波折或富有浪漫色彩的婚恋之路，王海鸰自己的生活经历并不丰富：她的恋



爱、婚姻生活前后加起来都没到一年。16岁从军的王海鸰似乎直到30岁才发现自己应该恋爱，那个时候，“着急”成了她对待此事的心态，据说，最高纪录一周见了5个相亲对象。

终于，在《当代》杂志举办的一次笔会上，王海鸰认识了前夫。那次见面接触并不多，但相互感觉不错，随后各奔东西。王海鸰思来想去，觉得这个人与自己家庭、职业相差无几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就这样，他们就在连通信、电话都不多的情况下结婚了，那年王海鸰35岁，距离他们相识不过两个月时间。

遗憾的是，这段婚姻维持了不久便以失败告终，而婚姻终结的原因，王海鸰跟前夫并未有过交流。她说，“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可能在一起了之后才发现，这两人，不大行。而结婚之后，我们又分开在了两个城市。年轻些还能互相磨合，但当时我们性格都已经定型，弹性很小。”“好婚姻的关键在于‘选对’。面对生活，爱情的作用其实非常短暂，婚后真正起作用的，是相看两不厌的亲情。”王海鸰觉得，时下一些有关婚姻

的价值观并无高下之分，大多数人对感情还是郑重的，“过去我们那个年代，离婚代价很大，但因为这些强制的外在因素而维持婚姻则意味着痛苦，又何必呢。”

擅长写婚姻家庭题材

对女人来说，失败的婚姻固然意味着不幸，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，也为王海鸰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。女性视角与作家的双重身份，赋予王海鸰良好的洞察力与表现力，而客观公正的态度，则为其作品的出色增加了另外的砝码。王海鸰的一部小说最初在《当代》杂志发表的时候，便让责编感到诧异：历来女性作者一般在描写失败婚姻之时常常是“怨妇”式的，王海鸰流露出的批判态度着实少见。

“作品发表后，有一些女性读者



觉得，何必对女主人公这样刻薄。”理由在王海鸰看来则十分简单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“如果一味任由她去当怨妇，事情根本得不到解决，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。”

正因抱有一个自省的立场，王海鸰的作品获得巨大成功，并逐渐拿到“婚姻家庭题材第一写手”的美誉。王海鸰自己倒是很淡然：“给我这个



王海鸰

「婚恋小说第一人」

上官云

头衔大概是宣传需要，我占了，别人就不好意思抢啦。”

王海鸰并未否认失败的婚姻给自己带来的影响。她一直说，如果没有结过婚，恐怕写不出婚后生活，因为凡事只有“进入”才能够“了解”，否则难以把握其本质：“不过我书里大量细枝末节的东西，是在这个了解之后进行的片段组合移花接木合理想象，是运用了一些写作技巧的。”

“走入婚姻，为我的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能；而从其中跳出来，则让我对婚姻有一个更清晰的判断。”王海鸰如是说。

写作既是兴趣也是工作

20年来，王海鸰推出多部优秀作品。提到自己的作品，这位既是作协会员又是总政话剧团编剧的女作家，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幸运”：“写作对我来说是兴趣也是工作，这样我便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所有



娱乐活动，比如旅行、读书，关注些八卦。”

生活和工作的高度契合赋予王海鸰别样的力量，但在创作过程中仍会遭遇“卡壳”：结婚生子后琐事增多，几乎有3年的时间无法集中精力写作。不过王海鸰说，困难总与创作相伴而生，就像过年，天天过年，年味会变淡，正是与平时的日子有反差，才会感到某种愉悦。

将作品完美融入生活，王海鸰小说在市场一路高歌，迄今为止，她创作的多部作品都极受读者欢迎。只是，可



能很少有人想到，王海鸰却从未过多关注“流行”二字，在她的眼中，如果这样做了，很可能会丧失自我。

“作家写出的东西不适合市场自然会被淘汰。创作有两条路，一是写自己擅长的，一是‘写市场’。如果擅长的正好是市场欢迎的，那是作者运气好。我的作品受欢迎大概是因比较有这种运气。”王海鸰调侃道。

每部作品都要体验生活

历数王海鸰的作品，从《中国式离婚》到《大校的女儿》，再到《新结婚时代》，王海鸰只在情感题材的领域里耕耘，这倒并非出自刻意设计。王海鸰说，熟悉这个领域自然会不断开掘，平时的关注点也在于此，好比打井：深挖就好，又何须东挖一口西挖一口，“假设邀我写本政治小说，临时去体验生活，得来也只是皮



毛而非本质，又何苦扬短避长呢？”

王海鸰这样说也这样做，她不断在小说、编剧工作中实践着自己的理念：从《牵手》到《大校的女儿》，几乎每一部作品，都要亲身去体验生活、实地采访。尤其在写《成长》的时候，涉及飞行员生活，王海鸰干脆跑到飞行团呆了一个月：住宿舍、吃食堂，去天上飞，甚至随同去了西藏。

“心有点儿慌。”王海鸰这么形容在西藏的感觉，“体验飞行时，12分钟就是一个起落，没完没了，多难受？那我也得跟着去。所幸没有生病。”尽管辛苦，但让王海鸰高兴的是，飞行员们很愿意跟她聊起自己的生活，这便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，“挺多人都愿意说不愿意听，恰恰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，这或许是源



自作家天生的好奇心吧。”

提到近年来层出不穷的“雷剧”，王海鸰则叹了一口气。她认为，好的影视剧是戏剧性与文学性的结合，在一大批“雷剧”中，说到底只是只重视了戏剧性：“设定戏剧的高度比较容易，但要真正打动人则要靠文学去抵达那个高度，这是对编剧多年来积累的考验，拼到最后是细节而非故事。”

“未来，我会专门给我的儿子写一部作品。”采访的最后，王海鸰提到了自己的孩子，声音明显轻快起来，这个现年26岁的年轻人占据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，“角度还没想好，可能会写相对真实一点的散文体。”

“别人说儿子帅不帅不知道，反正我看着好。”王海鸰笑得很开心。

郭兰英郑小瑛 展德艺双馨

文俊 王理略 别鸣



指挥家郑小瑛

“我对不起你们，很遗憾我今天必须放弃录音，现场表演这个唱段。”日前在武汉举行的歌剧节闭幕式音乐会上，85岁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并未直接开口唱，而是朝观众深深鞠躬，说：“我的年龄大了，声音也不好，请音响师放音响我就这样表演吧，不过录音也是我唱的。”当郭兰英说出这段话时，现场的观众并没有因此不满，反倒是对这位老艺术家报以4次热烈的掌声。现场响起由郭兰英唱红的歌剧《刘胡兰》选段《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》时，台下千余名观众都目不转睛看着这位歌唱家的表演……

登上闭幕式音乐会舞台的有两位“85后”艺术家，一位是郭兰英，另一位是我国首位交响乐、歌剧女指挥家郑小瑛。尽管已是85岁的高龄，但郑小瑛的指挥依旧风度翩翩、富有激

情，交响乐队在这位老艺术家的指挥下奏响《茶花女》选段“饮酒歌”，刘维维、么红等著名歌唱家个个激情满满，在“饮酒歌”高潮部分时，郑小瑛甚至回身面对观众，和几位歌唱家一同合唱了两句，现场观众的热情被点燃，掌声雷动。

从下午的排练到晚上演出结束，这两位85岁高龄的著名艺术家已在剧场坚守了7个多小时。下午3时，在大多数演职人员尚未出现时，郭兰英和郑小瑛已坐在剧场观众席观看排练，与现场导演认真商量演出时的每一个细节。

（据《湖北日报》报道）



郭兰英在表演



见情见性 毕飞宇

梁晴

“见情见性”这4个字似乎很适合毕飞宇。

当初我在一个会议报到处见到毕飞宇，他还在报社跑专题，青涩，一头黑发不甚服帖，典型的毛头小伙子。他坐下便对足球夸夸其谈，到了饭点不肯就餐，说要去踢球，然后就走了。后来又在会议报到处见到他，他喜滋滋地带着老婆，打开他的大挎包给我看，极尽炫耀之能事，说：“看，这里面全是奶粉！”

原来他做了父亲——一个多么不成熟的小父亲！

他曾经跟我说起他的恋爱，说他在扬州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，在操场上看到一个长腿修长的女生在打排球，立刻恋上了，后来那女孩成了他的老婆。我们去扬州出差，他把大学校园里的约会地点一个个指给我看。他更多的是说他的儿子，说儿子一看到电视里升国旗，就以为是中国队又得了冠军，催着他赶紧“奏”国歌。他说起儿子被门扇挤了手指时，脸上的表情俨然是遭遇了严重事件。

后来他做了我的同事。那时候他已经是鲁迅文学奖得主，调进作协时，坚决不去专业创作组，甘愿来我们《雨花》编辑部做一名小卒。他还真的就是一名小卒，当时编辑部7名成员，除此之外个个有“官衔”——三个正、副主编，两个正、副编辑部主任，一个作协工委委员。毕飞宇向领导表态：“虽然我是这里唯一的群众，今后也不能翘尾巴嘛。”毕飞宇果然开始像模像样地当

他是著名作家、南京大学教授、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2011年8月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推拿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近日，他的作品《大雨如注》获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类。他的作品血气方刚，生机盎然，生活中，他又情深意重。他就是毕飞宇。

编辑。他的中篇小说《玉米》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。这次，组织部门来找我谈话，告诉他已决定让他担任省青联委员。毕飞宇大惊之下，坚辞。有人替他扼腕，说，你只要坐上这把交椅，3年之内一定可以拥有公派的专车。毕飞宇说：“我要这些东西干嘛呢？我有作品就够了。”

毕飞宇是文人圈里货真价实的运动健将，不踢足球的时候，坚持上健身房，练出了一身腱子肉。不知何时他剃了一个光葫芦头，穿无袖T恤，提着两只胳膊走来走去。有一次他猝不及防捏我胳膊，然后让我回捏他——我终于明白他多么缺少炫耀肌肉的机会。借着一次饭局，我让毕飞宇脱掉T恤表演肌肉，毕飞宇立即起身，展示他布着酒精红斑的裸背，终于达到让众人惊艳的目的。毕飞宇热衷健身，难免发生扭伤事件，这就给他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推拿》制造了呱呱坠地的机缘。据说他至今仍拥有着与诸多盲人按摩师的友谊。

毕飞宇是毋庸置疑的才子，他的作品血气方刚，生机盎然，三五行一个神来之笔，与一些作家孵豆芽般孵出的苍白文字相比，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。同样的道理，毕飞宇一旦进入写作状态，那就是以命相许，闭门几天几夜，全家人屏息静气。

毕飞宇出身世家，从父母处得到正统而健康的教育。有趣的是，毕飞宇的父亲对儿子的文学成就持保留态度，父子相见，父亲似乎更期望有一个讨论国际问题的对手。毕飞宇偶尔一展歌喉，居然是标准的美声男高音，他说他的好嗓子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。

毕飞宇在很多时候桀骜不驯，同时又保留了诸多传统美德。一次会议之后聚餐，坐定后他发



现一桌子都是老前辈，便恭恭敬敬、一丝不苟地敬了一圈酒。孰料他并无酒量，离开餐桌便人事不省。同事期间，我与毕飞宇相处得犹如姐弟。我母亲去世后，我在办公桌上看到毕飞宇给我的留言：“亲爱的梁晴：我知道你家的变化，希望你一切安好。我好几次想给你打电话，拿起了又放下。保重你自己。小弟毕飞宇 09.9。”现在，我们不常见到，但我一直记得这张情深意重的纸条。（据《新华日报》报道）

●在我心目中，真正的收藏家就是为收藏，不是为了投资。这是很简单的标准。但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收藏是为了投资。——画家陈丹青认为。

●有市场总比没有市场好，正常的艺术推广，可以活跃艺术市场，让真正的艺术作品从默默无闻到获得众人的赏识。市场本身没有错，但人为地幕后干预，就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，也会产生诸多陷阱。这些炒作让艺术作

品沦为产品，那些按尺卖的作品跟市场上按斤称的萝卜白菜有什么区别？当艺术作品没有了艺术价值而只有商业价值时，无论它多么有名，都失去了收藏价值。——收藏家郭庆祥说。

●网络文学在空间上呈碎片化，没有传统文学的情节和完整性，这是对传统文学最大的调整。互联网文学的出路，不在于创造力和表现力，而在于把中国人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习惯和美学习惯捡起来。—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。

●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文化，最大特征是历史纵深的消失，我有时候也会用“历史坍塌”来表述这一特征。必须说明的是，我所谓的坍塌不是历史空间成了废墟，而是“降维”为二维的扁平，犹如一幅图画，不再有纵深，无法进入，一个试图和历史对话的作品本身就会砸在图画所形成的墙壁上。——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认为。（黄盛锡）



非常好声音